

國勢

歷代強弱

五

15  
1365  
6





門 1 5  
1365  
6

五藤藏書

古今議論叅卷之九

審勢

○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

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

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夏之尚忠商之尚質

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

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至於政弊然後變

閩中 林德謀采公纂輯

施有翼爾奮訂閱

蘇洵

昭和十七年  
二月七日  
購求



古今詩話卷之九  
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  
苟簡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  
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  
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  
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威褻而下不以爲德  
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  
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  
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昔者周有天  
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

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  
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  
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  
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  
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  
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  
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  
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  
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

古今詩話卷之九  
國勢



古八言詩卷之九  
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者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

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今誠能一留意於



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  
 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  
 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  
 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  
 遁。朝。廷。知。此。然。後。平。民。益。務。肅。慎。而。奸。民。猾。吏。亦。常  
 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  
 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  
 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  
 則。以。當。今。之。勢。權。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

如

末

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

曹能始先生曰。王荆公當國。何嘗不教人主。以用  
 威。而。海。內。卒。以。騷。然。宋。之。敗。亡。卒。繇。于。彼。老。泉。辯  
 奸。論。為。安。石。發。者。若。以。此。說。而。濟。荆。公。豈。不。亦。止  
 沸。而。揚。之。薪。哉。愚。意。謂。威。惠。無。常。政。勢。亦。無。常。惟  
 在。人。君。者。善。用。之。耳。



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  
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  
雷奔人皆善善用之耳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  
刑而恩之藉姑息意隨恩無常如變亦無常計  
我備為安不德昔昔以此結而齊隗公豈不亦止  
此歟而內卒以鯽然宋之類亦卒歸于劫矣泉  
曹誰故武王曰王隗公當國而嘗不謀入主以用  
可草是者其尚歟而用矣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

賞罰後先

顧錫疇

善治者必相世道之強弱勢處強者利用惠則賞先  
而罰後勢處弱者利用威則罰先而賞後乘強之威  
以行惠則惠行而勢益尊惠亦成威乘弱之惠以養  
威則威行而德始見威亦成惠表記曰夏道先賞後  
罰故親而不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親儒者動  
謂禹錫三姓容庶頑誠先賞後罰矣湯代虐以寬又  
云克寬克仁乃云先罰妄也此鄙儒不知時變之論  
也方禹受禪嗣陶姚之極聖明五刑弼五服東漸於



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此。時。忽。易。德。而。刑。何。異。  
春。條。方。茁。而。嚴。霜。實。之。其。誰。不。駭。迨。履。癸。之。末。簡。賢。  
附。勢。寔。繁。有。徒。若。苗。有。莠。若。粟。有。粃。此。時。而。欲。纘。禹。  
舊。服。道。逢。罪。人。岌。然。下。車。而。潛。然。出。涕。則。祭。之。昏。德。  
何。時。爽。厥。師。哉。今。禹。之。典。則。在。書。不。過。謨。貢。兩。篇。復。  
皆。爲。臣。時。事。而。君。則。無。有。乃。愚。嘗。以。商。人。之。詩。書。與。  
周。人。比。觀。而。可。論。商。之。世。矣。凡。詩。之。寬。緩。而。和。柔。書。  
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  
厲。其。書。簡。潔。而。明。肅。意。殷。之。先。罰。後。賞。者。可。驗。於。斯。

乎。太公之治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  
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寔衰矣。商  
之政。近於齊。周公之治魯。卽其所以治周。商惟率先  
罰。後賞之祖法。故卒能踔厲以自振于衰。當時有天  
下者三十世。旣衰而復興者五王。至于帝乙。天下未  
叛。若周之東遷。依托諸侯。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  
邾莒。出有求金之令。家有逃債之臺。曾何異於山陽  
陳留。而世人妄謂周過其歷祚長於夏商。則亦不察  
之過也。後世學商而亡其本者。莫如嬴秦。學周而襲



其衰者莫如趙宋。秦之罪不在取而在守。以劍盾取之。以刀鋸守之。絕盡商家寬仁之脈。二世之亡未為短也。若宋自建隆以來。民習寬厚。俗徂治安。其後至於兵驕士弛。吏玩財困。故何郟余靖歐陽修輩。皆以尚威之說進。而其君不聽。寧伏犬羊之侮。而不忍誅。敗北之臣。寧貽社稷之毒。而不忍戮。誤國之賊。恒以四凶之罪。止於投竄。為奸人護身之符。以罰弗及嗣。賞延于世。為下士乞恩之譜。遂至奄奄不起。以迄於亡。則亦有賞無罰之明效也。假使易秦威以宋德。則

齊○確○

再○世○未○必○有○望○夷○之○禍○。變○宋○紀○以○秦○綱○。則○臨○安○何○。無○中○原○之○轍○哉○。故○曰○。秦○人○以○強○政○濟○強○勢○。卒○斃○於○強○。宋○人○以○弱○政○濟○弱○勢○。卒○斃○於○弱○。蓋○秦○人○不○審○勢○之○強○。而○以○強○濟○強○。如○火○既○燄○。復○益○以○火○。火○性○烈○而○易○盡○。故○二○世○而○亡○。咸○陽○之○火○。三○月○不○滅○。此○亦○火○德○之○報○也○。宋○人○不○審○勢○之○弱○。而○以○弱○濟○弱○。如○水○既○濡○。復○益○以○水○。水○性○下○而○難○返○。故○數○世○而○滅○。君○臣○相○抱○。問○諸○水○濱○。此○亦○水○德○之○應○也○。假○令○蚤○自○覺○悟○。豈○遂○燼○楚○人○之○炬○。葬○崑○山○之○魚○哉○。至○我○。國○家○之○勢○。論○者○謂○。



高皇帝刑亂國。用重典。而劉誠意尚慕孔明。師其治。蜀則本朝似爲尚質之代。先罰之理。宜其藉有強勢者。乃自今觀之。抑何其大似宋季也。宋人多議論。今人亦多議論。宋人重經義。今人亦重經義。宋有遼金夏之禍。今亦有東酋南夷之禍。至宋人濫賞納賂。講和則紛然進階。蔭子。今時亦濫賞。橋一賣菜之傭。除一走手之盜。則議功連年。宋人失刑。奸如章呂韓史諸人。罪止安置。未嘗肆諸市朝。一快神人之憤。今時亦失刑。則喪軍之輩。以鑽刺爲神通。盜國之賊。以錢

布爲奧窟。可謂今日有人焉。持此德刑之權哉。爲今計者。定須師先罰之意。裁濫賞之格。設畫一之法。而大震懼。蕩滌之。毋知人之賢不能尊。知人不肖不能斥。毋知事之是不能從。知事之非不能革。如齊威干乘之主耳。一朝烹阿。封卽墨。發兵擊趙魏。而齊勢遂強於天下。其在今日。何爲優游牽制。委其太阿。令爭盆鼓之逋賦者。坐邀遷次。負狼藉之汗跡者。安享豐贏。以終成此弱宋之天下乎。

識議不磨



論天下強弱之勢  
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拜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焉、去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

論天下強弱之勢

李德裕

天下之勢在強弱、有能強者、有不能強者、有能弱者、有不能弱者、有強而示之以弱者、有弱而示之以強者、其兵多勝弱、而示之強者、亦能以全其國。故秦以虎狼之威、據關中金城之固、蠶食諸侯、卒滅六國、而拜天下、此能強者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焉、去居岐山之下、從之者如歸市、此能弱者也。突厥頡利寇長安、飲馬渭水、太



宗傾府庫以與之和而使李靖邀擊大破之卒犁其  
 庭而擒頡利此強而示之以弱者也諸葛孔明相先  
 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  
 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  
 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七首而激秦息以違言  
 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  
 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為弱在俛仰之間耳齊  
 有無知之亂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  
 霸此以弱為強也吳爭衡上國而卒滅于勾踐智伯  
 欲分趙地而卒亡于韓魏此以強為弱也審強弱之  
 勢而善用之天下庶幾乎可定。



及○而○不○示○以○弱○者○也○諸葛孔明不先  
主○以○取○蜀○崎○嶇○山○谷○之○間○而○無○歲○不○出○師○以○擾○關○中○  
此○弱○而○示○之○以○強○者○也○晉○平○吳○而○失○中○原○隋○平○陳○而○  
終○江○都○此○不○能○強○者○也○燕○以○七○首○而○激○秦○息○以○違○言○  
而○拒○楚○此○不○能○弱○者○也○夫○天○下○無○常○勢○能○用○之○則○弱○  
可○以○強○不○能○用○之○則○強○反○以○為○弱○在○仇○帥○之○間○耳○齊○  
變○而○善○批○文○天○下○幾○幾○平○百○室○  
燔○心○此○以○而○卒○于○于○韓○驥○此○以○而○卒○于○秦○  
燔○心○此○以○而○卒○于○于○韓○驥○此○以○而○卒○于○秦○

論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張居正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  
堯○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  
極○天○下○日○趨○于○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為○  
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剗○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  
始○之○會○也○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  
古○實○賴○秦○為○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  
之○糟○粕○用○之○于○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  
漢○唐○至○宋○而○文○敝○已○甚○天○下○日○趨○于○矯○偽○宋○顏○靡○之○



極也。其勢必變而為胡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嚴質朴，實藉元以為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也。

其言未為全是，亦不為全非。相時世而投之，皆是國手。

商論 兼論姬周

蘇轍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主，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採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



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

就此看  
風俗所  
誦頌其  
詩讀其  
書論其  
世者如  
此

乃可以有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君。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



也。

茅鹿門曰。周之歷雖多一百年。而東周以後特空名耳。天下之勢在諸侯。諸侯不相一故。周得以二為存。

曹能始先生曰。中國之亂。未有不。起于治河者。商以河患屢遷。而亡其國。周之東西固無河患也。乃能獨久。河患則土崩。土崩則民亡。于是平治河者。與避河者。其禍均矣。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故不受河之病。

論平王東遷之謬

蘇軾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頌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



古公遷岐蓋因避狄而據勝也子與氏曰非擇而取之則岐爲形勝也胡矣明

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主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議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

屋擇取不待不爲勝文反其說云

人謀徙於阪高蔦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温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

國勢



豐鎬之遺民而脩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  
 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  
 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  
 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  
 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  
 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知東遷之謬也

曹能始先生曰周之東遷正以東諸侯不相維衛  
 而又有狄人之擾也卽鄭友爲司徒亦未嘗在關  
 以東也且非秦不能遏狄然秦強而周自不能安  
 故土矣東遷者正所以延成周之脉也不然則周  
 亡無日蓋蘇說理而此說勢也



亦云故曰。周之失計。未有知東遷之謬也。  
 曹能始先生曰。周之東遷。正以東諸侯不相維持。  
 寸無日益。獲饋。而此歸。楚少司徒亦未嘗在關。  
 姑士矣。東遷。昔五祖以。或如周之祖也。不然。則周。

六國論

蘇洵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  
 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  
 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



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

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賢才。并力西鄉。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



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夫六國破亡之故事是  
又在六國下矣

陳克菴曰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  
之事而宋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智  
陶石蕢曰六國從約特欲擯秦曾不能出一師以  
為秦患故秦得以閉關避敵養其全力者十五年  
用能制勝而無弊

六國論

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  
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  
嘗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  
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  
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  
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  
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  
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



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  
攻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  
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  
可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  
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  
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  
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  
此豈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  
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

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  
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  
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  
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彼秦  
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皆盟  
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  
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至對秦人辭曰其刺以規其國可不悲哉之所忌者  
 規謀以自昧魯燕秦兵未出而天下諸君以自困矣  
 昔謀何為若不出此而代貪蠶賊以卡之既昔盟  
 獸之國而齊發燕賊之國因以自宗其間諸君  
 以卑韓賅賊以對秦秦人不規蠶韓賊以窺齊發燕  
 賊不指圖當秦而天下之諸君以以補其西姑莫  
 秦人辭曰其兵東諸君而對天下辭受其師夫韓

秦本紀論

司馬遷

秦之先伯翳嘗有功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  
 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  
 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  
 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  
 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  
 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  
 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險阻不守關  
 梁不闔長戟不刺疆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魯



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險阻。而不能進。秦延入關。關百萬之徒。逃遁而遂北。豈勇力智慧

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併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



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墜，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仁義二句，即不出丹書，真西山亦不得取笑。王弼州母侯辨也。班孟堅又笑子長責小子是絕不知文意何如者。

讀秦本紀論

王世貞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豈不亦廓然太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義渠，豫有三川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白長狄，山戎，荆揚之地，則無非蠻者。其人與鳥獸雜而生，堯舜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之外，大抵因俗為教，固耳。秦一蕩洗之，而至於今，即西北至於朔方，遼西無終，令支之地，南度百粵，踰五嶺，巴笮滇池，亡不襲衣冠而談。

雖公亦



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誰力哉故秦皇漢武不足爲人  
主訓也然而功足言也

論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張居正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  
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  
盜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  
聞見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  
有劉項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  
宄內發六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  
傳而蹙始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  
皇之法紛更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于國勢微弱強

論本張論

王世貞

後時用  
後字不  
得

神算

古今義論卷之九 國勢



古今論衡卷之九  
宗復起亦必亂亡後世儒者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于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滅秦法不嚴于此矣又渾池之再闢也懿文仁柔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其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

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于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紀而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故也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強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畧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



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效也

曹能始先生曰江陵論治端主威然竟以用威敗

其外實聖之於六子於效因常殿棟雖無敵而風  
其外實聖之於六子於效因常殿棟雖無敵而風  
其外實聖之於六子於效因常殿棟雖無敵而風  
其外實聖之於六子於效因常殿棟雖無敵而風  
其外實聖之於六子於效因常殿棟雖無敵而風  
其外實聖之於六子於效因常殿棟雖無敵而風  
其外實聖之於六子於效因常殿棟雖無敵而風  
其外實聖之於六子於效因常殿棟雖無敵而風  
其外實聖之於六子於效因常殿棟雖無敵而風  
其外實聖之於六子於效因常殿棟雖無敵而風

兩漢辨亡論

權德輿

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汗神  
器以亂齊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徵厥  
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  
伸其邪心激一時大名致公卿顯位辭氣所發損益  
係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  
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  
馴致之雖年紀相遠猶手授頤指而然也其為賊害  
豈直莽卓之比乎向使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







于此確  
見魏之  
無人

北之餘。假荆州之地。資劉璋暗弱。以取巴蜀。崎嶇山  
谷間。雖慨然有興復漢室之志。師徒屢動。曾無尺寸  
之功。故曰。操之材。智優于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  
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羽翼。有甘寧陵統程普  
黃蓋之徒。以為爪牙。蜀有孔明。以為謀主。羽飛雲忠  
以為將帥。皆萬人敵也。而操有一荀文若。後竟殺之。  
張遼程昱徐晃之流。不過數人。餘皆碌碌無聞。故每  
征伐。操必親履行陣間。此其臣所以不及吳蜀。而力  
適相當也。不然。以操之雄武。其定江表巴蜀。奚難哉。

操走赤壁。嘗曰。備亦吾儔。但見事少晚。又嘗臨廣陵  
以望吳軍。歎其整肅。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  
子乃豚犬。英雄所以相服者。固自有道耶。  
漢高自評劉項興喪。正是此着。

國勢



之功故曰操之林智優于權備然而吳有張昭以為  
 骨鯁有周瑜魯肅呂蒙以為羽翼有甘寧陵統程普  
 黃蓋之徒以為爪牙獨有孔明以為謀主羽飛雲忠  
 戴高自持隱取與喪互畏此若荀文若後竟殺之  
 于以祗大英壯也以時淵者固自存豈眼無間故每  
 以望吳軍燧其望無曰主于當以孫中若隱景此只  
 難張未望嘗曰謝亦吾識也其率也無又嘗謂劉劉

于此確  
 見觀之  
 無人

三國論

蘇其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  
 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  
 用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盜  
 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  
 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  
 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



粹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  
 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咤叱。  
 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  
 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  
 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  
 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

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遂巡  
 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  
 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  
 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  
 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  
 道有三焉耳。先舉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  
 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



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  
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  
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  
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  
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  
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  
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  
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  
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  
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  
不可及也夫。







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不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竝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于一隅。其用兵制。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于分裂。訖魏之世。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

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于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



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害。特欲僥倖于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于劉備而喪其功。輕為于孫權而至于敗。此不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之過歟。

晉論

蘇轍

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



樂文而無... 以文... 全... 至... 聖... 晉... 蘇... 轍... 人之於物... 聽其自附... 而信其自去... 則人重而物輕... 人重而物輕... 則物之附人也堅... 物之所以去人... 分裂四出... 而不可禁者... 物重而人輕也... 古之聖人... 其取天下... 非其驅而來之也... 其守天下... 非其劫而留之也... 使天下自附... 不得已而為之長... 吾不役天下之利... 而天下自至... 夫是以去就之權... 在君而不在民... 是之謂人重而物輕... 且夫吾之於人... 已求而得之... 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 已守而固之... 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

隋論

蘇轍

信其自去亦難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



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膈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悼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尺

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



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  
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  
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  
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  
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  
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  
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  
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  
人脩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爲去就者、莫不在我、故

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故其心舒緩、  
而其爲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  
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  
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  
卒以大興、及觀秦隋、惟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  
聖人之爲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  
者也。



昔也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也於  
聖人之為長實難不惑之亦昔凡其德以新理天下  
卒以大興又曷秦謂耶不惑夫文而至德于然於味  
其昔嘗問文風之興太王戰於如幽之人刃其衣  
而其為如也實實昔也無憂而德意昔也無  
其斯夫天下其神夫斯斯夫天下其神也其心皆

宋齊梁陳隋總論

顧克

予觀五代之將興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脫臣  
班。莫榮黃屋。得之何無難也。五代之將亡也。以天位  
庇一身而不足。朝華夕悴。變在反掌。失之又何易乎。  
蓋聞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劫天  
下。而不可以留天下。况勢力有所不足。而以昏主暗  
君起而承之。非荒者淫者。則暴者虐者。逞私快志。縱  
耳蕩目。于億兆之上。其能久污天位乎。間有舍其尺  
短。采其寸長。非無彼善于此者。而帝王之德未之聞。



要之皆不足錄者也。五代之治，首曰元嘉。宋文帝而尚衰于末路。又况其齷齪者乎？故使梁有不納叛之隋文帝，則侯景可無臺城之危；陳有禁像寺之宋文，則蔣帝可無私仇之事；宋有樂求成之梁武，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重本宗之陳文，則諸王可無屠剝之冤。奈之何所短者不能用，所長而地醜德均。五代同術也。佛老之好，陳武踵梁武之愚也；骨肉相殘，孝元效齊明也。殺君攘位，齊明蹈劉劭之逆也。君子曰：與者罔不亡。又曰：與敗同轍者，罔不覆。

數子有之矣，又其甚也。廢帝子業肆惡于宋，而東昏寶卷恣虐於齊者，為尤悖。後主極慾于陳，而煬帝侈樂于隋者，為益淫。蠹世殃民，梯灾絪禍，固桀紂之赤幟，幽厲之翹楚也。近則喪元于其臣，子業寶卷遠則委命于其敵。陳後主皆其自致。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灼灼驗之，吾固知李氏父子滌瑕蕩穢，若撥暄霾而揚日月，若起死人而肉白骨，若援斯世于濁淖中，而飲之以清冷之水也。然則為五代之君者，如之何？以梁武之仁慈，加以陳宣之儉質，運以齊武之公明。



益○以○宋○文○之○致○治○以○保○隋○煬○之○富○強○庶○乎○其○得○之○耳○  
而○增○文○以○肅○本○之○水○也○然○限○為○正○外○之○致○治○之○所○  
而○蘇○日○其○味○亦○入○而○肉○白○骨○其○味○亦○入○而○骨○中○  
子○以○改○變○之○吾○國○故○李○元○父○于○此○也○  
于○其○始○主晉○其○自○效○孟○子○曰○暴○其○刃○甚○限○其○身○  
謂○之○陳○蔡○也○限○其○刃○于○其○刃○刺亦○謂○日○數○限○委○命○  
謂○者○為○益○益○盡○世○無○刃○其○刃○亦○固○然○也○  
然○其○付○資○者○為○大○利○也○主○蘇○澄○于○刺○而○然○帝○外○樂○于○  
煬○于○帝○之○矣○又○其○甚○也○蘇○帝○其蘇○澄○于○未○而○東○晉○

唐論 蘇二翰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  
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  
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  
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海○內○而○莫○能○禁○其○  
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  
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  
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  
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



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夷、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顧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繇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勢、



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  
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  
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  
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  
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  
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  
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  
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  
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

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  
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  
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  
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  
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滅○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  
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  
節○度○之○援○故○脇○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  
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  
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



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

自歛，不復敢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可有喜功之心，以有功為喜，必以無功為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于成功，不顧難易而為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後世之君多如後漢之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為尤甚，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眾民，非



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  
 制為君王不春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  
 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  
 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成植  
 祖貽陳少夫而終世之不取也而莫之能禁一亂至  
 其樂其樂其重而後重之樂其成其成其非  
 去天下之盟軍而無一人類與誰者由北歸之  
 自憊不封類舉其封豕昌豨辭未盡之其以精望

唐論

方孝孺

有志于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禍常者聖人之所  
 務。非常者君子之所惡。而非常之功。尤天道之所不  
 與也。人未嘗不欲有功也。而不可有喜功之心。以有  
 功為喜。必以無功為恥。苟自恥其無功。乃急于成功。  
 不顧難易而為之。天下必有受其害者矣。後世之君  
 多好徼功于夷狄。故其衰也。常受夷狄之禍。而唐為  
 尤甚。皆太宗啓之也。古之人君。非不欲廣地衆民。非  
 不能攘遠伐亂。而未嘗逞于夷狄者。知夷狄之不可



以仁義懷不足以兵力取而恐爲中國之患也。其心于異類者必有禍。馮婦之子孫多死于虎。學王良之術者多死于蹏躅。非惟力不武而習不精。殆天道也。太宗旣平群雄。盡有海內。思立希世間見之功。以夸示後嗣。命將出師。獵夷虜之窟。而獮之。縲其酋長。致之闕下。襲以冠帶。而俾之宿衛。當其盛時。自謂胡粵一家。三王五帝之所未有。至于玄宗。盡用胡人爲邊將。任以疆場之事。祿山思明。遂因之以起。而唐幾于亡。其後二百年間。回鶻突厥吐蕃之寇。不絕于邊。郡

盜賊之興。卒自伐南詔始。而五代四主。皆出于雜胡。德光桀黠。遂子臨中國之主。而號令宇內。自晉以降。受夷狄之禍。亦未有若唐者也。較其成功。僅快適于一時。而流患儲害。歷二十餘世而不止。太宗之支庶。始剪于武氏。再覆于祿山。黃巢殲之。崔胤朱溫芟之。太宗于民有德。不宜若是酷也。寧知非喜功之報耶。西漢之主。惟武帝喜功最甚。武帝諸子。鮮不以惡終。蓋兵之凶也。久矣。創業而以兵取者。必有天禍。喜功好刑者。必難乎其後。不得已而用兵。若湯武之爲心。







者、後周自書紀以來未有也、堂堂天位、奉天者立之、中國天下中國人居之、而可使若輩之久處乎、故傳世之久者十有七載也、後梁其次者十有四載也、後唐又其次者十有二載也、後周又其次者十有一載也、後晉至其蹙者四載而失矣、後漢曆數若逆旅、承代如隙駒、紛紛然金玉已生、砂礫人命、而中原塊土、屢為篡奪之場、世運至此、豈非天地一塞會哉、雖然五季之亡國同、而其所以亡者、又不可以例視也、是故按其篡取中國之罪、則朱三為惡之首、而舉兵入闕者、後唐同一逆

也、推其僂屈夷狄之罪、則敬塘為戮之魁、而奉表契丹者、劉智遠同一辱也、言之污口舌、書之羞簡牘、歷世數君無足錄者、弑逆之禍起于梁、篡劫之禍兆于唐、夷狄之禍慘于晉、強臣之禍作于漢、朱李石劉之所以致亡者、盡謂氣數之衰不可也、若夫周則不然、太祖開創于前、世宗栽培于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唐之明宗稱三令主而亡國亦若是之速、此其故何也、豈帝王自有真天將生聖人為生民主、而日月既出、燭火不容于不息乎、

國勢  
卷之九  
是







天是感  
事

且而騎且馳射之、令技比矣。教其虜雜沿幽之土風、  
物候、令俗南矣。挾北技就南俗、更數十百年、而其勢  
固已包中國而入其橐、金之一噉而食半也。元之再  
噉而食全也。固所必至矣。嗚呼石晉之罪歟。  
明高皇帝之勲、豈不均角重昭揭萬古哉。余間者欲  
竊取春秋之義、始石晉訖明高皇帝、成一家言、而  
力罷未果、因著其志於茲、見大都耳。

讀宋史論

王世貞

宋所以得稱大繼漢唐者、獨其君共儉崇禮讓、斬然  
家範、藹乎子惠之政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畧指  
數焉。藝祖賢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  
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稱  
臣矣。藝祖一殿帥耳、固高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  
一旦乘隙而掩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  
晉鼎革之際、其為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  
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太康

讀宋史論  
卷之九  
國勢



古今通考卷之九  
中下吳卽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大  
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  
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阯。天下  
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  
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禽也。與遺主南竄迹相等也。晉  
之江左其君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而賊之。宋  
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而  
君之伯父之晉之亡猶有禪受之迹焉。宋亡而銜璧  
與襯再辱王庭。抑何甘心志紕辱也。故宋之治其於漢

唐弟也。其統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  
晉。屈晉則不能獨伸宋。且宋安能越晉而漢唐也。或  
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閩。而先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  
以爲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先盟主之晉。  
而况濂洛爲也。彼以爲宋重諸儒生乎。抑諸儒生重  
宋乎。



下國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銀夏黎桓割交趾天下  
 宋乎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備備焉奉歲幣而  
 而此棄谷為也此以為宋重齒謝主乎此齒謝主重  
 以為孫平曰仲子魯人也世卒不以魯式盟主之晉  
 昔曰宋至新谷斷六國而夫王女歆嫁彼也其仇  
 晉鼠晉限不損國也宋且宋安道嫁晉而冀專也如  
 專舉也其孫然晉亦舉也謂孫若也宋限不損國也

金小史序

端論宋

楊循吉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  
 年遂有遼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衰而二帝  
 不免焉于是犬羊之徒腥汗中國偽楚假齊繼為子  
 皇帝趙氏百年故強蠱去十五九朝寬仁之恩一旦  
 蕩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甚于此也建炎天  
 子奮起歸德中原咸有古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  
 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真棄半壁天下返居臨安僅僅  
 為一附庸或曰非特檜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





位○置○焉○誠○若○是○也○宋○實○自○壞○罪○豈○獨○在○金○歟○自○是○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其○心○北○面○于○吳○乞○買○輩○君○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涵○及○其○躬○而○後○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爲○橫○經○講○道○者○何○限○然○日○視○君○父○歲○捐○數○十○萬○以○拜○跪○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于○罪○人○耶○君○子○以○爲○有○一○管○夷○吾○遂○足○以○興○齊○宋○誠○有○人○豈○至○于○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儒○者○誤○之○也○賴○天○之○鑒○涵○流○毒○不○爽○置○景○亮○三○酋○以○次○授○命○于○其○下○如○殺○狗○豕○然○無○惜○者○而○蔡○城○之○焚○墮○宋○日○中○百○年

之○讐○始○爲○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爲○其○竊○據○多○矣○亦○何○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階○厲○自○貫○不○然○夷○狄○惟○戰○則○遁○耳○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階○厲○哉○檜○和○則○罪○貫○與○讐○會○戰○則○罪○惟○拱○手○而○談○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日○儲○糧○明○日○日○練○兵○持○重○一○語○特○爲○宋○家○之○障○蔽○至○于○壞○盡○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吉○伏○覽○往○迹○而○輒○悲○之○以○爲○金○所○關○中○國○事



天

至大竊因故吏摘其興滅之大故屬而書之。命曰金  
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弗書。斥偽而惡其竊也。惟涉宋  
者。雖細不棄。史固為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  
顏氏帝也。盟主也。國也。由後世觀之。則夷狄也。禽獸  
也。大盜賊也。故循吉之為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  
發之憤也。非為金作也。

吾郡林文恪先生熾三代五尚書孫行也。其郡志  
論張龍圖鬻云。方蔡京父子用事。勢震天下。孰敢  
以直言進者。張君以下客。扼吭拊背。明說利害。抑

此段取  
勝無人  
識破

何壯也。及守南劍。屈已下任士安。彼豈畏一統制  
者哉。勇怯各有所宜。嗟夫。張君可謂奇士矣。雖然  
張君專一城。故能有功。若大用之。未必然也。何也。  
宋之得天下也。以詐。故夫人臣之握兵柄者。則人  
主每疑其詐已也。夫疑積于人主之心。而禍成于  
讒佞之口矣。烏能成厥功乎。此寇忠愍岳武穆所  
以千載遺恨也。是故深謀遠計之士。世未嘗乏也。  
宋非無奇。乃有奇不能用耳。可勝嘆哉。

卷之九 終

白雲書庫

國勢 五三



